

欽定宋史

卷三百
四十六
之四
九

宋史卷三百四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

陳次升

陳師錫

彭汝礪

弟汝霖汝方

呂陶

張庭堅

龔夬

孫諤

陳軒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爲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旣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檄尉罔

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
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史哲宗立
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爲民害
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
之斂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豁免又役法
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雇及均數之等先爲之節而
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
論章惇蔡卞植黨爲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彗出
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鞠厭魅獄次升
言事關中宮宜付外參治今屬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寃

濫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爲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爲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爲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言陛下初卽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榜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榜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種貪鄙鄭居中儉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顔致已意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爲天子卿士而爲宰相傳風旨邪惇

卞益不樂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文字勿令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爲之傳達旣知之何以耳目爲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

輩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
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而高呼者邏繫獄次升乞戒有
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
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
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
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
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
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
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
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

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覲張
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
然

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雋聲神
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
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啟封果然擢爲第三調
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
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
知臨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
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羣下進善

退邪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職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竈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大本人猶趨末况教之以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爲詖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

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乃入爲祕書自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祕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而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溢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爲之限約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閱羣卒譁譟將吏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爲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陞

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諡未還墓碑未復
願早攄宸略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爲翰林學士師錫言
京與弟卞同惡逃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
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
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
洵武內行污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
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賢
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
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
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

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萬世法而蔡京
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詔索
祕閣圖書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延籍祖宗
圖畫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
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爲監俄改考
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
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
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潁廬滑三州
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
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舉進士第一歷
保信軍推官武安軍掌書記彰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
其詩義補國子直講改大理寺丞擢太子中允旣而惡
之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旣上章復以
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
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振救七
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撻利害多人所難言者
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非法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
至使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神宗爲罷充詰其
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及中

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不懌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神宗爲改容在廷者皆歎服宗室以女賣婚民間有司奏罷之汝礪言此雖疏屬皆天家子孫不可使閭閻之賤得以貨取願更著婚法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官陞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嘉其忠蓋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二年超爲起居舍人時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踰年進中書舍

人賜金紫詞命雅正有古人風其論詩體四韻事尤力
大臣有持平者頗相左右一時進取者疾之欲盡去其
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事吳處厚得蔡確安州詩上之
傅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之又造爲危言以
激怒宣仁后欲寘之法汝礪謂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
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不聽方居家待罪得確謫命
除目草詞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卽入省封還除目辨
論愈切諫官指汝礪爲朋黨宣仁后曰汝礪豈黨確者
亦爲朝廷論事爾及確貶新州又須汝礪草詞遂落職
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事與確異趣徙外十

年確爲有力後治嘉問它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加集賢殿修撰入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執政以特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奏論汝礪屬又何罪遂自劾請去章四上詔免屬罰徙汝礪禮部真拜吏部侍郎哲宗躬聽斷修熙寧元豐政事人皆爭獻所聞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答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嘗附會劉摯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江州將行哲宗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

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否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病去其遺表略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至於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朝廷方以樞密都丞旨命之而已卒乃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汝礪讀書爲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旣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女同年生宋渙死經理其後不啻如子所著易義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弟汝霖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爲祕書丞擢殿中侍御史由是附布時紹述之論復興都水丞李夷行乞復詩賦汝霖劾之韓忠彥議權合祭汝霖言其非禮遷侍御史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使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聽汝霖竟逐清臣果得諫議鞫趙諗反獄窮其黨與元祐禍再興吳材王能甫排斥不已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出削案籍具在但可據以行不必候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以下復貶布失位汝霖罷知泰州又謫濮州團練副使後以顯謨閣待制卒